



外国文学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皮埃尔和卡蜜儿



皮埃尔和卡蜜儿

[法] 繆 塞
鲁荣凯 译



骑兵军官德·阿尔西骑士，于 1760 年退役。他虽然还很年轻，又很富有，出入朝廷极为方便，但他早早就厌倦了独身生活和巴黎的欢乐，来到勒芒城附近，在一座秀丽的乡间别墅过起隐居的生活。这种孤寂的日子，起初倒满惬意的，但时过不久，他就觉得难熬了。他感到青年时代所养成的习惯，很难一下子就割断。离开上流社会并不后悔。可还下不了决心独自生活，于是他想要结婚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找一个情趣相投的妻子，以便按照他的决定，共同过这种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。

他挑选对象，绝不要美貌出众的，但也不要丑八怪；希望她受过教育，人也聪明，但是才智越少越好；他尤为追求喜幸而稳定的性情，认为这是女人身上的头等品质。

住在邻近的一位退休的商人有个女儿，颇对他的心思。这位骑士完全可以自己做主，因此并不顾忌一位贵族和一名商人的女儿的门第差异，向那家提出求婚，并受到对方热情的接待。他追求了几个月，终于订婚了。

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征兆，预示这是最美满的结合。骑士逐渐加深对妻子的了解，也就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品质，发现她的性情始终不渝的温柔。而妻子这方面，对丈夫也是一片痴情。她的生活中只有丈夫，一心想讨他喜欢，丝毫不遗

憾她为丈夫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欢乐，但愿一辈子都在这种隐居中度过，而且她也日益珍视这种隐居生活了。

不过，还谈不上完全隐居。总要进城走几趟；定期接待几位朋友，也就不时调解这种生活。骑士并不把妻子的亲人拒之门外，而是能经常见面，因此，他妻子倒觉得没有离开娘家。的确，她时常离开丈夫的怀抱，又回到母亲的怀抱，从而享受上天给予极少人的恩惠，因为，新的幸福没有毁掉旧的幸福，这种情况是罕见的。

在温情和善良方面，德·阿尔西先生并不逊于他妻子，不过，他青年时代所表现的激情，以及他经历世事所取得的经验，往往使他产生忧伤的情绪。每逢这种黯然神伤的时刻，赛茜儿（德·阿尔西夫人如此称呼）总要十分审慎，绝不打扰。她虽然未假思索和盘算，但是容易听从心声的警告，丝毫不抱怨：“这种浮云，一旦正视，就可能摧毁一切，如果任其飘过，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”

赛茜儿的家庭都是善良的人，这些商人通过劳动发家致富，而到了老年，可以说就像度过漫长的星期天。骑士喜欢以辛劳换来休憩的这种陶陶乐趣，愿意和他们同乐。他厌倦了凡尔赛那里的习俗，甚至厌倦了齐诺小姐的晚餐会，倒颇为欣赏这些人的举止行为，虽然有点吵闹，但是在他看来既爽快又新鲜。赛茜儿有位叔父，名叫吉罗，是个出色的人，在餐桌更是呱呱叫。他从前是泥瓦匠，后来渐渐成了建筑师；他凭着自己的手艺挣钱，有了两万法郎的年息。尽管上了年纪，还有大笔年金，他还是闲不住，要上房顶耍弄镢刀；他觉得骑士的家特别对口味，有时满身是泥浆尘土就去了；但总能

受到款待。他一喝下几杯香槟酒，到了最后上甜点心的时候，话就多起来：

“您很幸福，我的侄女婿，”他常对骑士这样说，“您富有，人又年轻，还有一个可心的小媳妇、一座建得不赖的房子，您什么也不缺，没的说；邻居若是眼气，那就活该。我要对您一讲再讲：您很幸福。”

有一天，赛茜儿听了这番话，便俯过身去对丈夫说：

“你由着人当面对你这样讲，这话肯定有几分道理，对不对？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德·阿尔西夫人承认自己怀了孕。别墅后身有一座小土丘，站在上面，整个庄园就一览无余。夫妻二人经常一同上去散步。一天傍晚，他们坐在土丘的青草上，赛茜儿说道：

“那天，你没有反驳我叔父。你真的认为他讲的一点不差吗？你完全幸福吗？”

骑士答道：

“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幸福，我全有了，看不出我的幸福还能增添什么。”

“我比你的抱负可要大，”赛茜儿又说道，“我随便就能举出点什么，这儿没有，又是我们必不可少的。”

骑士以为指的是什么小物品，她拐弯抹角要向丈夫透露女人一时的喜好。丈夫打趣似的，猜了有百八十遍，可是越问赛茜儿笑得越厉害了。夫妻说笑着起身，走下土丘。坡路很陡，德·阿尔西先生加快了脚步，要将他妻子带下去；他妻子却站住了，偎到他的肩头上，说道：

“当心，我的朋友，不要拖着我说这么快。我向你要什么，刚才你越猜越远，其实我们有了，就在我这肚子里。”

从这天起，他们所有谈话，几乎只有一个话题：只谈他们的孩子，如何抚养，如何教育，已经为孩子的未来做了种种打算。骑士叫他妻子万分小心，一定要保住她所怀的宝贝。他对妻子也倍加关爱；在赛茜儿整个妊娠期间，他们满怀最甜美的希望，久久地陶醉在喜悦中。

自然规定的日子到了，一个婴儿出世，像朝阳一样美丽，是个女孩，取名卡蜜儿。赛茜儿不顾一般的习惯，甚至违反医嘱，要亲自给孩子喂奶。儿女模样儿这么俊，她做母亲的十分自豪，一刻也不肯放手；一个新生婴儿五官如此端正，容貌这样出众，世间的确少见；尤其她的眼睛，一睁开见到光明，亮晶晶的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。赛茜儿是在修道院里成长起来的，极为虔诚。她一能下床走路，首先就去教堂感谢上帝。

孩子开始发育，渐渐长了劲儿，可是随着她逐渐长大，人们惊奇地看到她很怪，总是一动不动，对什么声响似乎也没有反应，就是对母亲向婴儿讲的那一套套甜言蜜语，她也毫无感知；在唱着催眠曲摇她睡觉时，她睁大眼睛，贪婪地盯着灯光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。有一天她正在睡觉，一名女仆不慎碰倒一件家具，母亲赶紧跑过去一看，十分诧异，孩子竟然没有惊醒。这种迹象太明显了，绝不可能看错，骑士不禁周章失措，他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就明白了，他女儿遭遇了何等不幸。母亲还徒劳地抱着幻想千方百计地排解丈夫的担心。请来医生，检查并不难，也无需多长时间，诊断出

可怜的卡蜜儿天生失聪，因此也不能说话了。

二

母亲的第一个念头，就要询问这是不是不治之症，大夫回答有治愈的病例。于是，她不顾明显的事实，一年当中还抱着希望，等各种治疗方法相继失败，都试过之后，最终不得不放弃了。

在这个时期，许多偏见都已消除和变更了，不幸的是还存在一种无情的偏见：鄙视称为聋哑人的这些可怜人。诚然，思想高尚的人、杰出的学者，或者仅仅出于怜悯之心的人，早就抨击这种野蛮的行为了。事情也真怪，居然是一名西班牙修士，早在十六世纪，就率先推想出来，试图教哑人不用发声来说话，而这种任务，在当时还普遍认为不可能。后来，在意大利、英国和法国，都有人效法这一榜样。博奈、瓦利斯、布尔维、冯·赫尔蒙，都发表了重要著作，不过，他们动机都很好，可惜效果不佳；零散地做点好事，不为世人所知，差不多是偶然的行为，毫无结果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甚至在最先进的文明腹心巴黎，聋哑人也都被视为异类，打上了上天震怒的印记。生来不会说话，人们也就认为他们没有思想。生在富人家的可以进修道院，生在穷人家的就没人管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命运；他们引起的恐惧多于怜悯。

骑士逐渐沉入极度的忧伤。一天大部分时间，他不是独

自关在书房里，就是到林中散步。他见到妻子，脸上总要装出平静的表情，还力图安慰她，但无济于事。德·阿尔西夫人非常伤心。一种不幸，如果是咎由自取，可能会让人流泪，但是痛悔几乎总是太迟了；然而，无缘无故遭受不幸，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也打击人的虔诚。

这对新婚夫妇，生来就为了相爱，而且也真的相爱，就因为这事，现在见面开始感到难受，散步时相互躲避了；曾几何时，他们就是在这些林阴小道上，还相互谈论那么迫近的、平静而纯洁的希望。骑士情愿到他乡间别墅隐居，所想的无非是安宁的生活，却出乎意料，好像撞到了幸福。德·阿尔西夫人当初结婚，也无非基于利益的考虑，婚后却产生了爱情，而且是相互的。可是现在，一个可怕的障碍，却突然把他俩隔开，而这个障碍，恰恰是应当成为一种神圣联系的纽带。

这种突然而默契的分离，比离婚还要可怕，比缓慢死亡还要残忍，起因就是母亲无视这种不幸，还照样钟爱自己的女儿，而骑士虽然也想这样做，虽然既有耐心又心地善良，他却难以战胜上帝的诅咒降到头上所引起他的恐怖。

“我怎么能憎恨自己的女儿呢？”他在独自散步时，常常这样想道。“她受到天怒的打击，难道是她的过错吗？我不是应该完全可怜她，力图减轻我妻子的痛苦，掩饰我自己的忧心，关照我的孩子吗？如果我，她父亲，我都要抛弃她，那么她的一生该有多么悲惨啊？她会落到什么境地呢？上帝把她打发给我时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应该逆来顺受。她在世上只有她母亲和我，找不到丈夫，也绝不会再有弟弟妹妹了，世

上多添一个不幸的孩子就已经够了。我必须贡献自己的一生，支撑她活下去，否则就没有人性了。”

骑士这样考虑之后，便回到家中，决意履行做父亲和丈夫的职责；他见孩子在他妻子怀抱里，便跪到母女面前，双手握住赛茜儿的双手，说道：他听说有位名医，打算请来，事情还很难说，也见过一些特效治疗方法。他这样说着，就抱过女儿，用双臂举着满屋走；然而，可怕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袭上心头，瞻念将来，眼看这沉寂无声、这发育不完全、感官封闭的孩子，还有永罚、厌恶、怜悯、世人的鄙视，等等，都使他不堪重负。他面失血色，双手颤抖，又把孩子还给母亲，转过身去偷偷流泪。

正是在这种时刻，德·阿尔西夫人紧紧把女儿搂在胸口，表现一种心痛欲绝的温情，她那充满母爱的目光，也是最强烈最自豪的。她从不抱怨一声，只是回到房间，将卡蜜儿放进摇篮，也同样哑然无声，一连几小时注视女儿。

这种压抑的激情，有时变得十分炽烈，常常看到德·阿尔西夫人终日缄默，绝不讲一句话。谁对她说话也不应声，就好像她要亲自体验她女儿所处的这种思想的黑夜。

她打手势对女儿说话，惟独她能让孩子明白。家里其他人，包括骑士本人，在卡蜜儿眼里似乎都是陌生者。德·阿尔西夫人的母亲是个相当俗气的女人，她不来夏尔多讷（骑士庄园的名称）则已，一来准要哀叹她女婿和她亲爱的卡蜜儿所遭受的不幸。她自以为表示怜悯心，没完没了地惋惜这可怜孩子的凄惨命运，有一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：

“这孩子真不如不出世了。”

赛茜儿几乎气愤地反驳道：

“假如我是这种样子，您会怎么处置呢？”

瓦匠师傅吉罗叔叔，倒觉得外侄孙女是哑巴没什么大关系，他说道：

“从前我有个女人，嘴太能说了，因此，我觉得世上任何事情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比饶舌好。这小丫头，事先就可以肯定，她永远也不会讲人坏话，不会听人讲坏话，也绝不会整天唱雷同的歌剧老调，让全家人都听烦了；还可以肯定，她不会同人争吵，也不会像我老婆有机会就发作那样骂女仆人；如果她丈夫咳嗽，或者比她先起床去监视工人，她也不会惊醒；她不会说梦话，什么也不会透露出去；什么事儿她都能看得很清楚；一般聋子，眼睛都特别好使；等她只能用手指计算时，她就能付账单，有钱就给人家，绝不像房主那样，多小的建筑活儿也挑剔；她本能就知道一件事非常好，但一般又很难学会，就是做比说强^①；她若是把心放在正地方，不用甜言蜜语，别人也能看得出来。不错，她不能和大家一起说笑，但是在晚饭桌上，她也听不见反复讲的那些扫兴的事儿；她会长得很俊俏，也能有智慧，但她不会炫耀；她不像盲人那样，出外散步还得有条狗带路。说真的，假使我还年轻，她又长大了，那我完全可以娶她；可是现在我老了，又没有孩子，万一你们讨厌她了，那我就认作女儿，抱到我们家去。”

吉罗叔叔每次这样讲，总能带来点欢快，促使德·阿尔西先生和他妻子一时又接近了。他们俩总是忍不住微笑起来：

① 缪塞于 1836 年写了一部谚语剧，题为《只做不说》。

“这种纯朴有点粗犷，但令人起敬，尤其与人为善，无论什么都不愿看坏的方面。”然而，坏的方面就摆在眼前；家里所有其他人都以恐慌而好奇的目光，注视这种十分罕见的幸。这些朴实的人乘坐马车，从莫尼浅滩过河到来，在吃饭之前则围成一圈，尽量观看和论证，兴趣盎然地检查一切，脸上都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低声商榷如何讲，有时干脆抓住微不足道的一点大做文章，以便转移共同的想法。年轻的母亲坐在他们面前，把女儿放在膝上，她敞着怀，还流下几滴奶水。如果拉斐尔是这个家庭的，那么《坐椅上的圣母》就能有个妹妹；德·阿尔西夫人自己意识不到，因而显得更美了。

三

小姑娘长大了；自然既可悲又忠实地完成它的任务。卡蜜儿只有眼睛为心灵服务；她出世后刚睁开眼睛，首先就转向光亮，同样，她的头一个举动也是追求光明。多么黯淡的一束阳光，也能让她欣喜若狂。

等她能站起来，并开始学步了，她对周围所有物品，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好奇，总要走近前仔细瞧一瞧，用手摸一摸，表现出一种搀有畏惧和乐趣的敏感，近乎孩子的活泼，又初具女性的羞赧。她一见到新奇的东西就跑过去，就好像要抓住并握为己有；然而，她跑到半路，几乎总要回头望望她母亲，仿佛要讨主意似的；每逢这种时候，她的举动真像白

鼬：据说白鼬一看见有点泥土和砂砾会弄脏自己的毛皮，就放弃要走的路线。

邻家的几个孩子来到花园，同卡蜜儿一起玩耍。她瞧着他们说话的样子简直怪极了。这些孩子同她年龄相仿，他们说话，当然是尽量重复保姆教给他们的残缺不全的语句，以张口发出声响的方式训练智力，然而可怜的小姑娘听不见声音，只以为他们在做一种动作。她为了表明自己懂了，时常伸出手去，而她的小伙伴们，看到这种同他们想法毫不相干的动作，都吓得往后退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不离女儿的左右。她怀着不安的心情，观察卡蜜儿的一举一动、生活上最细微的征兆。如果她能推测出，德·勒佩神甫很快就要给这黑暗世界送来光明，那么她会多么高兴啊！然而，她却束手无策，无能为力，要等着一个男人以其勇气和怜悯心，即将摧毁这种天生的残疾。说来也怪，一位神父比一位母亲走的路子还对，善于分辨的智慧，能找到痛苦的心灵所缺少的东西。

卡蜜儿的小朋友到了接受家庭教师启蒙教育的年龄，可怜的小姑娘见自己没有同样的待遇，就显得特别伤心。一家邻居请了一位年迈的英国女教师，她教一个孩子识字很吃力，就对孩子很严厉。上课时卡蜜儿也在场，她眼睛盯着，惊奇地看到她的小伙伴那么费劲，真想上前帮一帮。当小伙伴受了训斥的时候，她就和他一起流泪。

对她来说，音乐课就更受罪了。她站在钢琴旁边，那双乌黑乌黑特别美丽的眼睛全神贯注，看着女教师，小手指僵硬地活动着。她似乎要问这是在干什么，有时还触触琴键，但

是动作既轻柔又气恼。

人和物体给其他孩子留下的印象，似乎对她毫无影响。她观察事物，也像他们一样记住。然而，她看见他们指着同样的物体，嘴唇蠕动，相互交换什么意思，她却无法理解，于是又伤起心来，躲到无人的角落，拿起一个石块或一个木片，几乎下意识地沙地上划出几个大写字母，全神贯注地审视，那正是她看见其他孩子辨读的字母。

邻家每天按时让孩子做的晚祷，卡蜜儿也觉得是个谜，简直是件神秘的事情，她也跟着小伙伴一起跪下，双手合十却又不知道为什么。骑士把这看成是亵渎上帝，说道：

“把这孩子给我抱走，别让我看这种猴戏！”

有一天，孩子的母亲则回答：

“我来祈求上帝宽恕好了。”

卡蜜儿早早就显露出这种奇特的能力，爱尔兰人称为双视觉，主张磁感应的人都宣传让人接受这种现象，而医生在大多情况下要列入病态，这个聋哑小姑娘能感到她喜爱的人来了，往往迎上前去，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告知她。

其他孩子不仅怀着几分恐惧接近她，而且有时还以鄙视的态度躲避她。时而还有这种情况，小伙伴当中，有一个就像拉封丹所说的毫无怜悯心的孩子，走到她跟前，笑嘻嘻地看着她的脸，对她说了好久，然后让她回答。孩子的小腿一有点劲儿，就要跳小小的圆圈舞，又唱起老调子：

快进跳舞圈，
跳得多么欢……

卡蜜儿已长成半大姑娘，在散步场所，靠着长椅独自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跳舞，随着节奏摇摆起美丽的头，却无意加入跳舞的行列，但是，那么伤心和可爱，实在叫人怜悯。

这个智力天生有残缺的孩子要做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和学算数的一个邻居小女孩一起计算。计算很容易，数也很少，总和不超十二到十五。但是邻家女孩很吃力，弄几个数就乱了，掰着指头算不过来。卡蜜儿明白小女伴算错了，想帮帮她，就张开双手伸出去。家里也教给她最基本和最简单的概念，她知道二加二等于四。一个聪明的动作，甚至一只鸟儿，也能数到二或三，但是以什么方法我们不知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卡蜜儿本来能数得更多。她的手指头也只有十个，在她的小朋友面前张开，那样子十分诚恳，就像一个付不了钱的老实人。

女人早早就表现出爱俏，卡蜜儿却毫无迹象表明这一点。骑士就说：

“一个小姑娘不懂得戴帽子，这事儿也真够怪的。”

德·阿尔西夫人听了这话，苦笑了一下，对她丈夫说道：

“可是她很美呀！”

她说，就轻轻地推了推卡蜜儿，让她在父亲面前走一走，以便让父亲好好瞧瞧她开始发育的腰身，以及她那还未脱掉孩子气的可爱的姿势。

卡蜜儿渐渐长大，也渐渐喜欢上她看得见的教堂，而不是她不懂的宗教。也许她心灵里就有这种不可战胜的本能，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这种本能的作用下，就会打算穿上粗呢修士袍，坚持追求受穷受苦的生活，这样打发一生。世上有多

少漠不关心的人，甚至有多少哲学家生生死死，但没有一个能解释如此怪异而又实存的一种现象。

“我在孩提时期，看不见上帝，只看见了天空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句崇高的话，但不知是哪个聋哑人写的。卡蜜儿远没有这么大能力。在涂成蓝色的白灰墙上，用铅白色粗糙画出的圣母像，好似店铺的招牌；一名外省的唱诗童子清脆而细微的声音，使石板地凄然地震颤，但卡蜜儿根本听不见；还有，教堂侍卫的步伐、执事的神态——谁知道是什么使一个儿童抬起眼睛呢？不过，只要孩子抬起眼睛，这些又有多大关系呢？

四

不管怎么说，她长得很美！骑士心里常这样嘀咕。卡蜜儿的模样也的确很俊俏：完美的鸭蛋脸五官端正，十分清纯可爱，可以说焕发着一颗善心的光彩。卡蜜儿个儿不高，肌肤特别白净，毫无苍白之感，乌黑的秀发长长的；她天生活泼快乐，一遇不幸而伤心，神态恬静，几乎处之泰然；她的一举一动无比优美，她那小小的哑剧充满智慧，有时还充满魄力，动作别出心裁以求人理解，也善体人意，一旦明白总是那么顺从。骑士有时也像德·阿尔西夫人那样，不声不响地注视女儿。如此优雅和美丽，又如此不幸和可骇，几乎令他心乱如麻；常见他亲热地拥抱卡蜜儿，还听他高声说：

“其实，我不是个心肠狠毒的人！”

园子里端小树林中有一条幽径，骑士饭后习惯去那里散步。德·阿尔西夫人在自己的房间，从窗口能望见丈夫在树后走来走去，却不大敢去那里会他。她满怀忧伤和痛苦望着这个男人：他虽是她丈夫，对她却像个情人，从未责备过她，也从未有过一件可令她责备的，而现在只因她做了母亲而没有勇气爱她了。

不过，有一天早晨，她壮着胆子去了。她身穿便袍下楼，像天使一般美丽，而心则突突直跳，因为要谈一件事：附近一家庄园要举行一场儿童舞会，德·阿尔西夫人想带卡蜜儿前去参加，要瞧瞧女儿的美貌对别人和她丈夫所能产生的效果。她有几夜睡不着觉，考虑给女儿穿什么衣裙，围绕这个计划萌生无比温馨的希望，心中暗道：

“一定要让她父亲引以自豪，一定要让别人从此羡慕这个可怜的小姑娘。她一句话也不讲，然而她是最美的。”

骑士一见妻子来了，便立刻迎上去，拉起她的手吻了吻；这种殷勤的举止是在凡尔赛宫廷养成的，他虽然天生纯朴，却一直没有抛掉。夫妻先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，继而开始并肩漫步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在考虑，以什么方式向丈夫提议，允许她带女儿去参加舞会，从而打破他从卡蜜儿出生之后所做的决定，即再也不同外界来往。自己的不幸，要摆到那些冷漠的或者心怀恶意的人面前，一想到这一点，骑士几乎总要心头火起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早已郑重表明了他的意愿。德·阿尔西夫人有了这种打算，不用说实施了，就是谈一谈，也必

须想个迂回的办法，随便找个什么借口。

这工夫，骑士这方面似乎也想了很多，他首先打破沉默，对妻子说他的一个亲人出了事，严重打乱了家族财产的分配，事情很重要，他必须监督受委托采取措施的人，否则，他的利益，因而也是德·阿尔西夫人本人的利益，就可能受到损害。总之，他宣布有必要做个短期旅行，去荷兰同他委托的银行谈妥；他还补充说，事情十分紧急，打算次日一早就启程。

在德·阿尔西夫人听来，这次旅行的动机再明白不过了。骑士虽然毫无抛下妻子之意，但有时不能自持，非要独自一人躲开一段时间，哪怕回来时心情平静一点也是好的。人着实痛苦的时候，如同动物肌体疼痛那样，总要找个别僻的地方呆着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乍一听特别吃惊，便答以极平常的话，这类话总在嘴边，在不便讲心中所想时，就用来应付：她认为这趟旅行非常自然，骑士做得对，她承认这次交涉很重要，因此绝不阻拦。她嘴上这样讲着，心里却十分痛苦，便说她感到乏了，拣一张椅子坐下了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双臂耷拉着，两眼直勾勾的，坐在那里陷入沉思。迄今为止，她既没有欣喜若狂的时候，也没有尝过巨大的欢乐。她相当明显地感到，自己不是个智慧很高的女人，而出身又很一般，心中就不免有点压抑。在她看来，她的婚姻完全出乎意料，是一种全新的幸福；在漫长而清冷的白昼中间，一道闪电照亮她的眼睛，而现在，黑夜将她包围了。

她久久陷入沉思。骑士移开目光，仿佛要急于回屋，他站起来，重又坐下。德·阿尔西夫人也终于站起身，挽上丈夫的胳膊，一同回去了。

到了晚餐时间，德·阿尔西夫人打发人说她身体不适，不想下楼了。她呆在自己房间，跪在跪凳上，直到天黑。她的贴身女仆受到骑士的密令，几次进屋来监视，但问她什么话也得不到回答。将近晚上八点钟，她摇铃叫来仆人，要她拿来给女儿定做好的衣裙，并吩咐人套车。与此同时，她让人通知骑士，说她要参加舞会，并希望他陪同前往。

卡蜜儿虽是个孩子，但身段极为曼妙轻盈。这可爱的躯体线条初具，母亲给她打扮得又朴素又清纯。卡蜜儿整个装束就是一条绣花细布白衣裙、一双白缎小鞋、脖子上挂的一条美洲果实项链，以及头上戴的一顶矢车菊花冠；她得意地照着镜子，高兴得跳起来。母亲就像不愿跳舞的人那样，身穿丝绒衣裙；等骑士上楼来，她把女儿拉到活动穿衣镜前，连连亲吻，反复说道：“你真美！你真美！”

德·阿尔西夫人不动声色，问仆人车是否套好，问她丈夫是否去。骑士把手递给妻子，他们一道去参加舞会。

大家常听人谈及，这是头一次见到卡蜜儿。因此，小姑娘一露面，就吸引过去所有好奇的目光。原以为德·阿尔西夫人会显得尴尬和不安，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她照常同人客气一阵之后，便十分坦然地坐下了，根本不管每人以什么眼光注视她女儿，是惊奇还是装出感兴趣的样子，任由女儿满客厅里走，仿佛连想都没有想。

卡蜜儿又在舞会上见到小伙伴，她跑向一个，又跑向另

一个，就好像在花园里那样。然而，那些小姑娘见到她，态度都有点矜持和冷淡。骑士在一旁见了，内心显然很痛苦。他的朋友走到他面前，纷纷赞扬他女儿的美貌；一些外地人，甚至一些生人也上前搭话，有意来恭维他。他感到别人是在安慰他，而他不大吃这一套。不过，大家的眼神儿错不了，那眼神逐渐使他心中有了点喜悦。卡蜜儿打手势几乎同所有人说过话，便回来站在母亲的双膝之间。刚才，别人见她到处走，还以为她会做出奇特的举动，至少会有好奇的表现；然而，她只是向人深鞠一躬道晚安，见到英国小姐就握一握手，见到小朋友的母亲就送去亲吻，这一切也许是记在心里的，但是她做得十分可爱，又十分天真，然后就安安静静回到原来的位置；大家开始赞赏她了。这可怜的灵魂出不来的躯壳，也的确美极了。她那身材、面容、卷曲的长发，尤其她那无比明亮的眼睛，让所有人惊讶。她的目光竭力猜测一切，她的动作竭力表达一切，与此同时，她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态，也给她的一举一动、她的童稚的举止和姿态，增添了几分大气的样子；如果一位画家或雕塑家在场，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许多人过来围住德·阿尔西夫人，用手势向卡蜜儿提了无数问题；一种真诚的善意、一种由衷的同情，就这样取代了诧异和反感。事情很快就有点过分了，一旦邻居接连重复同样一件事情，总要出现这种情况。说什么从未见过这样可爱的孩子，说什么她无以伦比，容貌举世无双。总之，卡蜜儿得到了普遍的赞扬，但她本人却丝毫也没有理会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则领会了。这天晚上，她表面始终很平静，而心却跳得很厉害，这是她应得的最幸福、最纯洁的心

跳。她和丈夫相视而笑，这种微笑抵得上眼泪了。

这工夫，一名少女坐到钢琴前，开始弹奏四组舞曲。孩子们拉起手，站好位置，开始跳当地舞蹈教师教给他们的舞步。家长也开始相互恭维，赞美这个小小的晚会可人心意，彼此引导注意他们子女多么可爱。很快就喧声四起，有孩子的欢笑声、青年之间过分的调笑、少女之间的闲聊、爸爸之间的高谈阔论、情人之间酸溜溜甜蜜蜜的客套话，总之，这就是外省的一场儿童舞会。

骑士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；可以想见，卡蜜儿没有跳四组舞，她颇为忧伤地注视别人跳舞。一个小男孩过来邀请她，她只是摇了摇头。花冠扎得不太牢，几朵矢车菊摇掉了。德·阿尔西夫人拾起来，很快用别针重新固定上。她把亲手编的花冠修好了，再一回头，怎么也找不见丈夫了：客厅里没有他了。德·阿尔西夫人让人问问她丈夫是否走了，是否乘车走了，得到回答说，他步行回家了。

五

骑士决心不向妻子告别就走，他害怕解释，因而逃避任何不愉快的解释，何况他打算不久就回来，认为只留下一封信更为明智。事情并不完全像他所说的，必须去荷兰一趟；不过，此行可能对他有益。他的一位朋友写信到夏尔多奈，催他尽快动身，这倒是个适当的借口。他回到家中，装作不得

不临时决定走的样子，吩咐人从速打好行李，送进城里托运，他上马启程了。

然而，他要出大门时，还是不由自主地犯点踌躇，心中非常遗憾，只怕自己本来可以控制，却匆忙凭感情用事，无端惹妻子流泪，也许使家里失去安宁，而他到外地也未能得到安宁。不过，他转念又想道：

“谁知道呢，说不定正相反，我做了一件有益而理智的事呢？说不定我离开家所引起的短暂忧伤，会给我们带来更为幸福的日子呢？我遭受不幸的打击，惟有上帝知道缘故；我只远离几天我感到痛苦的地方。换个环境，旅行，甚至旅途劳顿，也许会排解我的烦闷；我要忙一些物质的、重大而必要的事务，等我的心平静一些，如意一些，再回家来；而且经过了思考，我会更清楚自己该做什么。——然而，”他内心深处又想道，“赛茜儿会痛苦的……”

不过，既已动身，他就继续赶路了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将近十一点钟离开舞会，她同女儿上了车；卡蜜儿很快就在她膝上睡着了。她虽然还不知道骑士如此急切地实施旅行计划，但独自从邻居家出来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在外人眼里无非是失礼的一件事，对深知内情的人来说就变成一种揪心的痛苦了。骑士无法忍受自己的不幸公诸于众，而这位母亲却要展示出来，以便竭力克服和战胜这种不幸。她不难原谅丈夫在伤心或情绪不好时做出的举动，可是不能不想想在外省，就这样把妻子和女儿丢下不管，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；在这种场合，多么小小不言的事，哪怕是要穿大衣时没人给送上来，给人造成的损害，往往是遵守

全部礼仪也弥补不了的。

乡间石子路刚刚翻修，马车行驶缓慢，德·阿尔西夫人看着进入梦乡的女儿，神思沉浸在最凄苦的预感中。她小心托着卡蜜儿，免得马车颠簸把孩子震醒。黑夜里思想特别活跃，她总是想这种命数似乎紧追不舍，甚至危及她刚在舞会上所尝到的正当的喜悦。她的头脑处于奇特的状态，时而回想自己的过去，时而瞻念女儿的未来。

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”她心中暗道。“我丈夫要远离开我，今天不走明天也要走，不会回来了；我再怎么劝阻，再怎么祈求，也只能令他厌烦；他的爱已经消逝，只剩下怜悯了，而且他忧伤的心情，是他和我本人都无能为力的。我女儿长得很美，却又生来不幸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又怎么能预见或者防止呢？我应当保护这个可怜的孩子，我也是这么做的，可是舍不得孩子，差不多就等于放弃同我丈夫见面了。他逃避我们，厌恶我们。假如反过来，我尽量靠拢他，大胆地试着唤回他从前的爱，那么他也许会要求我同女儿分开吧？他很可能要把卡蜜儿托付给外人，摆脱掉眼见心烦的孩子吧？”

德·阿尔西夫人转念至此，不禁吻了吻卡蜜儿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她心中暗道，“我，抛弃她！我，以安宁为代价，也许以生命为代价，换取同样会逃离我的一种表面的幸福！为了做妻子而不当母亲！如果这种事情都可行，那么这样考虑都不如死了吧？”

继而，她重又开始臆测，在心中设问：

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上天要命令我们做什么呢？上帝监护所有人，他看见别人，也看见我们。他要把我们怎么样呢？”

这孩子会怎么样呢？”

在夏尔多奈不远处有一段过河浅滩，由于近一个月来雨水太多，河水涨了，淹没了附近的牧场。渡工开头不肯让马车上渡船，说是必须卸套，他只能运载人和马过河，不管车子。德·阿尔西夫人急于回家看丈夫，不想下车，她吩咐车夫把车赶上船，说几分钟就渡过去，这个河段她不知过了多少趟。

船到中流，开始随急水往下漂。渡工请车夫帮忙，说是要避免渡船被冲到闸口。的确，下游两三百米处有一个磨坊，水闸是由小栅栏、木桩和木板构成的，但是已经老朽，被河水冲垮，形成一道小瀑布，简直就像一道悬崖峭壁。显而易见，渡船若被冲到那里，就会出大事故了。

车夫从座位上跳下来，他很想帮把手，可是船上只有一根撑篙。渡工虽竭力撑船，但是夜又黑，又细雨霏霏，两个汉子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们时而轮换撑篙，时而合力，以便横渡到对岸。

水闸的哗哗声响越来越近，也就越来越危险了。船装载很重，又有两个壮汉撑船顶着水流，因而往下冲得不快。篙在前方如果稳稳撑住，渡船就停下，横过来，或者打转，然而，水流还是太急了。德·阿尔西夫人坐在车里，她惶恐万分，打开窗子，喊道：

“我们没救了吗？”

这时，篙突然折断，两个汉子手破了皮，筋疲力尽地跌倒在船里。

渡工会游泳，但车夫是个旱鸭子。情况十分危急。

“乔尔乔老爹，”德·阿尔西夫人冲渡工（这是他的名字）喊道，“你能救我，救我和我女儿吗？”

乔尔乔老爹望了望河面，又望了望岸边：

“当然能啦！”他耸耸肩膀回答，几乎是一副受了冒犯的样子，听不得这样的问题。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德·阿尔西夫人又问道。

“我用肩驮着您，”渡工答道。“您穿着长裙，裙子会托着您。您两个手臂搂住我的脖子，不要怕，也不要搂得太紧，那样我们就得全淹死；您不要呼叫，那样您就会灌水。至于小姑娘，我一条胳膊抱住她的腰，另一条胳膊侧泳，我把她举出水面，都不会让她温着。从这儿到那片土豆地，也就只有二十五法寻^①。”

“那么若望呢？”德·阿尔西夫人指着车夫问道。

“若望要灌点水，但是还能缓过来。他冲到水闸那儿等我，我会找到他的。”

乔尔乔老爹跳下水，负载着两个人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。他不是年轻那时候，远非昔比了，离河岸比他说的要远，水流也比想的要急。他竭尽全力要游上岸，可是工夫不大就顺水流往下冲，天黑看不见，不料突然撞到水中的一段柳木上：正撞着脑门儿，撞得很重，流出的血模糊了眼睛。

“我不行了，”他说道，“接住您的女儿，让她搂住我的脖子，或者您的脖子。”

“你若是只驮她，能保住她的命吗？”母亲问道。

^① 寻：旧水深单位，这里用来表示距离，1法寻合1.624米。

“说不好，但我认为能行。”渡工回答。

德·阿尔西夫人再没说什么，张开手臂，放开渡工的脖颈，顺水沉下去了。

渡工将小卡蜜儿安然送上岸，车夫被一个农民从河里拉上来，就帮着渡工寻找德·阿尔西夫人。直到次日早晨，才在岸边发现了她的遗体。

六

这个不幸事件发生一年之后，在巴黎驿站街区的布洛瓦街，有一座配备家具的客栈的一套客房中，有一位服丧的年轻姑娘，坐在靠炉子的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上放着一只酒杯和剩下半瓶的普通葡萄酒。一个上了年纪而背微驼的男人，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，他着装跟工人差不多，看相貌，人很开朗爽直。他不时走到少女面前站住，带着慈爱的表情注视她。于是，少女伸出手臂，拿起酒瓶，斟满了酒杯，那股勤的动作却掺杂几分不自觉的反感。老人喝一小口酒，重又踱步，边走边比比划划，那样子挺怪，颇为可笑，而少女则神态忧伤，微笑着注视他的一举一动。

有人若是在场，很难猜测这两个是什么人，只见一个纹丝不动，冷冰冰的好似大理石雕像，但是浑身又充满优美和高雅，她的面孔和细小的动作所透出的，超出一般人所说的；而另一个外表非常粗俗，衣冠不整，在屋里还戴着帽子，

喝着小酒店供应的普通葡萄酒，钉了铁掌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响。这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然而，他们又被相当热诚而深情的友谊连在一起。二人正是卡蜜儿和外叔公吉罗。忠厚的老人闻讯赶到夏尔多奈，帮着先把德·阿尔西夫人的遗体送至教堂，然后送到最终的安息之所。可怜的姑娘失去母亲，父亲又旅行在外，她在世上就孤零零一个人了。骑士既已离开家，一路又要游玩，又要办事，在荷兰跑了好几座城市，很晚才得到妻子的死讯，也就是说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卡蜜儿成了孤儿。诚然，家里有一个保姆兼教师，负责照看小姑娘；可是，母亲生前绝不肯同人分担对孩子的照料，因此，保姆形同虚设，不大了解卡蜜儿，遇到这种情况也根本帮不上手。

小姑娘死了母亲，悲痛欲绝，真让人担心她也活不久了。德·阿尔西夫人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，在运回家的路上，卡蜜儿走在旁边，哭号之声撕肝裂胆，当地人听了都有点害怕。这姑娘，平日见她总是不声不响，又温和又沉静，现在她面对死者，猛然从沉默里冲出来，的确给人以莫名的恐惧。从她嘴里喊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，惟独她本人听不见，好似野人的腔调，既不是人语，也不是号啕，而像是由痛苦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。这种可怕的呼号，一天一夜充斥整个别墅。卡蜜儿到处狂跑，又是揪自己的头发，又是捶打墙壁。别人怎么也劝阻不了，甚至动硬的也无济于事。直到生理上筋疲力尽，她才倒在停放她母亲遗体的床脚下。

可是不久，她似乎就恢复了往常的平静，可以说什么都忘记了。有一段时间，她表面很消停，心不在焉，终日信步

走着，也不拒绝别人对她的照顾；大家以为她镇定下来了，请来的医生也同大家一样判断错了：不料她很快发起高烧，神经过敏，症状极为严重。她病倒了，必须时刻守护；她仿佛完全丧失了神智。

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外叔公吉罗不顾一切，决心前来救护侄孙女。

“既然她现在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，”他对家中的仆人说，“那么我作为她亲外叔公，就要负责照看她，防止她出什么意外。我一直喜欢这孩子，还多次向她父亲要她，好逗我欢笑。我不忍心看着她身边没有亲人，这就是我的女儿了，眼下我先带走。等她父亲回来，我再把孩子还给他。”

吉罗叔叔有点信不过大夫，有一定道理：他本人从未生过病，也就不大相信会有疾病。尤其神经性热症，在他看来是一种幻觉，完全是思想错乱，散散心就能治愈。因此，他决心带卡蜜儿去巴黎。

“你们瞧这孩子，”他还说道，“她很悲伤总是哭，哭得也有道理：一个人的母亲不会死第二次的。不过，母亲走了，女儿不一定也跟着走，应当尽量让她想别的事儿。据说巴黎是最好的地方；我没到过巴黎，她也一样；因此，我要带她去一趟，这样旅行对我们俩都有好处。再说了，哪怕只是跑跑路，这对她也只能有益无害。我和别人一样，也有过苦恼，可是，我每次看见驿车车夫副手礼服的燕尾在眼前跳动，心情总是快活起来。”

卡蜜儿和外叔公就这样来到了巴黎。骑士收到吉罗叔叔的一封信，得知这趟旅行，也就同意了。他在荷兰旅行一圈

儿回到夏尔多奈，心情极度郁结，几乎不想见任何人，甚至包括他女儿。他仿佛要逃避任何在世的人，甚至要逃避自己。他几乎总是独自一人在树林中骑马，把身体累得疲惫不堪，以便给灵魂一点安宁。掩饰的忧伤无法治愈，要把他吞噬。他在内心深处责备自己给他妻子的一生造成不幸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她的死亡。

“当时若是有我在，”他常这样想，“她就能活下来，而且我本来应该同她在一起。”

这种想法挥之不去，毒化了他的生活。

他渴望卡蜜儿生活幸福，必要时，他准备为此做出最大的牺牲。他回到夏尔多奈的时候，头一个念头，就是代替已不在之人守护女儿，加倍偿还他欠下的这笔情债；然而，事情还没做，一回忆起这母女多么相像，心里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他极力想误解这种痛苦，想确信在他所爱的人脸上，又看到他一直哭泣之人的相貌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、一种平抚；可是，他怎么想也没有用，卡蜜儿在他面前，就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，就是他的过错和不幸的一个证据，他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勇气面对。

吉罗叔叔可没有想那么多，只一心要让他侄孙女开心，生活快乐。可惜这并不容易。卡蜜儿倒没有闹别扭，带去哪儿都行，不过，她绝不投入老人试图给她安排的任何玩乐。无论散步，热闹聚会，还是观看演出，都不能使她动心；她的回答一成不变，出去就穿她那身黑衣裙。

老瓦匠也很执着。正如前面说的，他在运输公司客栈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客房，是街上送货员随便指给他的一家客店，

他本打算只住一两个月。他和卡蜜儿一住下来，一晃差不多过去一年了。在这一年中，卡蜜儿一概拒绝向她提议的玩乐；不过，老人心肠好，有耐心，同时也很固执，他等了一年也毫无怨言。他十分钟爱这个可怜的姑娘，但自己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，只能是一种无法解释的魔力的作用，将善心和不幸联结在一起。

“我真弄不明白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瓶中剩下的酒喝下去，“究竟是什么阻止你同我去歌剧院。这是很贵的，票就揣在我兜里；你服丧期昨天就完了，这儿有两条新裙子；再说，你只要披上带风帽的斗篷就行了，可是……”

他忽然住了口：

“见鬼！”他又说道，“你一点也听不见，我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不过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在那种地方也没有必要。你听不见，我不听，我们只看跳舞就行了。”

善良的外叔公就这样唠唠叨叨，想到什么有趣的事儿就非讲出来不可，从来不考虑侄孙儿既听不见也不能回答。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同她聊天。他若是试图打手势表达，情况还要糟，卡蜜儿就更不明白了。因此，他还是按照老习惯，像对所有人那样同她说话，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打手势。卡蜜儿也渐渐习惯了这种说话的哑剧，并设法以自己的方式回答。

正如老人讲的，卡蜜儿服丧期的确完了。他已经给侄孙女定做了两条美丽的衣裙，拿到她面前的时候，一副又温柔又恳求的表情，卡蜜儿见了，不禁扑上去，搂住他的脖子表示感谢，然后她又坐下来，恢复常见的那种平静而忧伤的神态。

“这样还不行，”外叔公说道，“漂亮的衣裙总得穿在身上啊。裙子做出来就是要穿的，这裙子多漂亮。”

他边说边在屋里走，同时像耍木偶戏似地抖动衣裙。

卡蜜儿眼泪流得够多了，也该有片刻的欢乐。自她母亲死了之后，她这是头一回起身照镜子，接过外叔公递给她的一条衣裙，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向他伸出手去，又微微点一下头，表示同意。

吉罗老头见她点头了，乐得他像孩子一样，穿着大皮鞋直蹦高。胜利啦：他要完成计划的时刻终于到了。卡蜜儿要打扮起来，同他一道出门，接触外界；老人一想到这里，就呆不消停了，他连连亲着侄孙女，同时大声责骂那个贴身女仆、家里那些仆人和所有下人，全是没用的东西。

卡蜜儿打扮完了，简直美极了，连她自己仿佛也认可了，冲着她的影像微笑。

“马车就停在楼下。”吉罗外叔公说着，还举起手臂，模仿车夫挥鞭打马的姿态，嘴上发出马车的声响。卡蜜儿又微笑了，她拿起刚脱下的孝服，仔细叠好，吻了吻，放进衣柜里，就出门了。

七

吉罗叔叔固然不是雅人，但他至少爱炫耀事情办得很好。他自己的打扮无所谓：一身衣服总是崭新的，特别肥大，因

为他要穿着随便，不愿意箍着身子，棉布袜子没有完全拉开，假发也滑到眼眉上。然而，他要款待别人的时候，首先就挑最贵最好的。因此，这天晚上，他给自己和卡蜜儿定了一个敞亮的好包厢，非常显眼，以便让所有人都看见他侄孙女。

卡蜜儿乍一看舞台和大厅，只觉得眼花缭乱；这也是难免的：一位刚满十六岁的少女，在偏僻的乡下长大，猛地置身于这种艺术和行乐的豪华场所，定然要以为是在做梦。台上正演一出芭蕾舞；卡蜜儿饶有兴趣地观看演员的姿势、动作和舞步，明白是演一出哑剧，哑剧她熟悉，就想弄清楚是什么意思。她不时扭过头，一副惊诧的表情，仿佛要询问她外叔公；可是，外叔公比她也好不了多少。她看见穿着长丝袜的一些牧羊青年，向他们的牧羊姑娘献花；由绳子拴着的几个小爱神在飞舞，云端上坐着几尊神。舞台上的装饰、灯光，尤其令她目眩的明亮大吊灯，还有女人的首饰、绣花绸缎、头饰羽翎，这种金碧辉煌的场景她从未见过，令她暗暗称奇。

反过来，她也很快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。她的打扮很朴素，但极为雅致。独自坐在大包厢里，身边只有一个像吉罗叔叔那样毫不做作的男人，像星辰一样美丽，像玫瑰花一样鲜艳，一双大眼睛乌黑明亮，那神态十分天真，她自然能吸引来目光。男子开始对她指指点点，女士们开始注意观察她；侯爵们纷纷凑过来，而溢美之词，赞不绝口，按照时尚高声讲给新来的女子。可惜，只有吉罗外叔公听见了，美滋滋地品味这种盛赞。

这工夫，卡蜜儿又渐渐故态复萌，先是恢复沉静的神态，

继而黯然神伤。她觉得这有多么残酷，在这么多人中间，自己却孤孤单单。在包厢里交谈的这些人、给演员舞步伴奏的这些乐师、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这种思想大交流，凡此种种，可以说无不促使她反思自省：

“我们都在说话，而你却不说话，”全场的人仿佛对她说，“我们聆听，我们欢笑，我们歌唱，我们享受一切；惟独你什么也享受不到，惟独你什么也听不见，惟独你在这里无异一尊雕像，类似一个只是旁观生活的人。”

卡蜜儿闭上眼睛，以便摆脱这种景象。她又想起那场儿童舞会，当时她呆在母亲身边，看着她那些小伙伴跳舞。她的神思又飞回家园，回到她那么不幸的童年、又看到她那漫长的痛苦、她暗流的眼泪，又看到她死去的母亲，直至她刚脱下的孝服，决心回去再穿上。既然一辈子命定如此，她感到最好永远也不要设法减轻痛苦。更为辛酸的是，她要抵制天谴的任何努力，还未着手做，就已经感到是徒劳的。她头脑里充满这种念头，就不由得流下几滴眼泪；吉罗外叔公瞧见了，正要猜测是什么缘故，又看见她示意要离去。老人又吃惊又不安，心里犯踌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卡蜜儿已站起来，向他指了指包厢的门，想要他把斗篷递过来。

恰好这时，她望见下面一层的看台上，有一个穿戴十分讲究、仪表不俗的青年，手中拿一块青石板，正用白铅笔往上写字和符号，然后举给旁边一个年长的男人看；那人似乎立刻看懂了，并以同样方式极为迅速地回答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二人还伸屈手指，相互打信号，看样子以这种方式交流思想更便当。

卡蜜儿一点也不明白，既不明白她看不大清楚的符号，也不明白她不熟悉的手势；但是她一眼就注意到，那青年嘴并不翕动；她本来要走出包厢，却又停住了。她看出讲的不是寻常人的语言，他找到了另外的表达方式，而不用通常说话的必不可少的动作，即她根本不懂又令她思想苦恼的嘴唇的动作。她万分惊讶，萌生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，不管这是什么奇特的语言，也要进一步了解一下，于是又坐到她刚离开的座位上。她俯在包厢边上，聚精会神地观察那陌生青年做什么，只见他又在青石板上写东西，给他旁边那人看，卡蜜儿不由自主地往前探了探身子，仿佛要中途截住。这一探身，也引得那青年回过头来，瞧见了卡蜜儿。二人的目光一相遇，就都怔住了，一时把握不稳，就好像彼此在极力辨认，继而，他们相互猜出来了，彼此用眼色表示：我们两个都是聋哑人。

吉罗外叔公给侄孙女拿来斗篷和半截面罩，他的手杖也拿来了。可是，卡蜜儿又不想走了，她重又坐下，俯在栏杆上。

当时，勒佩神甫刚刚为人了解。

有一次，他去圣维克托城壕街，拜访一位妇人，看见两个做针线活儿的聋哑姑娘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须知这种慈悲本来就充满他的心田，一旦突然醒来，就已经显示了奇迹。他在这些受人歧视的可怜人不规范的手势中，发现了一种丰富语言的幼芽，认为能够推广普及，不管怎样，比莱布尼茨^①

① 莱布尼茨（1646—1716），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，著作均用拉丁文或法文写成。

的语言更真实。他同大多数天才人物一样，将自己的目的看得太大，也许有点离谱了。不过，见其伟大，这已经很简单了。他的善良不管能有多大抱负，终归还是教聋哑人读和写。他又把他们计入人的数量中了。他没有助手，单靠个人力量，致力于将这些不幸者组成一个家庭，准备为这一计划奉献自己的一生和财产，直到国王将目光投到他们身上。

坐在卡蜜儿包厢附近的那个青年，就是勒佩神甫教出来的一名学生。那青年出身贵族世家，人很聪明，但是天生有此残疾，如当时人所谓的“半死不活”，他是首批接受跟著名的德·索拉尔伯爵差不多相同的教育，所不同的是他富有，不像伯爵那样，如果没有德·邦蒂耶夫尔公爵提供食宿，就有饿死的危险。除了神甫的课程之外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名家庭教师（正是在他身边看青石板的那人）；那位家庭教师是在俗的教徒，可以到处陪伴他，当然负责监护他的行为，指导他的思想。无论看书还是去游乐场，无论听歌剧还是做弥撒，天天都在学习，事事都能训练他的头脑，那青年也十分用心，充分利用，只不过他生性高傲，个性极强，内心总不免排斥这种艰苦的练习。他根本不知道，他若是生在普通人家，哪怕只是像卡蜜儿那样，生活在巴黎之外的地方，就会遭遇什么不幸。开始教他识字的时候，最先教他认的是他父亲的姓名：德·莫伯雷侯爵。因此，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：出身有特权，天生又有残疾。自豪和屈辱就这样相抵牾，幸而他高尚的心灵始终那么纯朴，这也许是迫不得已吧。

这位聋哑侯爵观察并能理解别人，和别人一样自豪，他还由家庭教师陪伴，出入凡尔赛那些大客厅，根据习俗穿着

红跟鞋^①到处走，这次在歌剧院，也不止一个漂亮女人把观剧镜对准他，但他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卡蜜儿，卡蜜儿没有盯着望他，但也看得一清二楚。散场之后，她挽上外叔公的胳膊，没敢回头，若有所思地返回住处。

八

自不待言，无论卡蜜儿还是吉罗外叔公，连勒佩神甫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更想不到他还发现了让哑巴说话的一种新方法。这种新方法，骑士本可以了解到；他妻子若是还活着，肯定能够得知。可惜，夏尔多奈离巴黎太远，骑士没有订报纸，即使订了也不看。就这样，只隔几法里，人懒一点儿，或者死气沉沉，都能造成同样的后果。

卡蜜儿回到住所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尽量用手势和眼神，向外叔公解释她需要什么，首先要一块青石板和一枝铅笔。尽管时间有点晚，该吃晚饭了，这种请求并没有难倒吉罗老人。他以为自己完全领会了，就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得意扬扬地给侄孙女拿来一小块木板和一截粉笔，这是他怀恋建房所留下的宝贵念心儿。

卡蜜儿看到就是这样满足她的渴望，也没有流露抱怨的神色，她将小木板放在膝上，让外叔公坐到她旁边，让他拿

① 17 世纪法国贵族时兴穿红后跟鞋。

起粉笔，再抓住他的手，仿佛手把手要他写什么，同时不安的目光注视他的一点点动作。

吉罗外叔公明白是要他写字，可是写什么呢？不得而知：“写作母亲的名字吗？写我的名字吗？还是写你的名字呢？”为了弄清楚，他就用手指头极轻地点了点少女的心口。她立刻点了点头；老人觉得猜出了她的意思，便大大地写了卡蜜儿这个名字，然后沾沾自喜，非常满意这样度过一个夜晚。晚饭摆好了，他没等侄孙女就入座了，而在这方面，少女向来无力同他对抗。

不等外叔公喝完那瓶酒，卡蜜儿绝不会离开餐桌；她看着老人吃完饭，向他祝了晚安，这才腋下夹着小木板，回自己房间了。

她一插上房门，自己也要动手写了。她摘下帽子，脱下裙子撑架，就开始模仿外叔公刚才给她写的词，十分认真，万分吃力，将摆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涂成了一片白色。又写又划，不知练了多少遍，总算能比较像样地复制出眼前的几个字母了。她写出来之后，为了验证模仿得是否准确，她就一笔一划地数样板字母，围着桌子转，心里高兴极了，就好像获得了一次胜利。她刚写的“卡蜜儿”这个词，她觉得十分美妙，肯定表达世间最美好的事物。就在这一个词中，她似乎看出许多意思，一个比一个甜美，一个比一个神秘，一个比一个迷人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只不过是她的名字。

时值七月份，夜色姣好，空气清新。窗户早已打开，卡蜜儿不时停在窗口遐想。她解开了长发，叉起双臂，眼睛闪闪发亮，肌肤着了由夜光赋予女人的那种白色，显示一种朦

胧的美；她凝望着一种最凄凉的景象：一家运输公司的长楼房的窄院子。那院子阴冷潮湿，有害健康，常年不见阳光；只因楼房一层叠一层，高高的遮住阳光，院子便成了一种地窖。四、五辆大车挤在一个棚子下，辕木闲置在那里。由于棚子没地方了，还有两三辆车丢在院子里，仿佛等待马匹，而马匹则在马厩里踏蹄，从夜晚到早晨要燕麦饲料。楼门一到半夜十二点就关闭，严禁房客出入，但是只要车夫一声鞭响，随时都会打开。楼门上方厚厚的墙壁开了五十多扇窗户，而每扇窗户的烛光从不超过十点钟，除非有特殊的情况。

卡蜜儿正要离开窗口，忽见一个身穿闪亮的衣服漫步的人影，恍惚从一辆沉重的驿车的暗地里走过。不知为什么，卡蜜儿吓得打了个寒战，其实有外叔公在守护呢，他那响亮的鼾声就是明证；若说是小偷或者凶手，也未免太明目张胆了，怎么可能那样一身打扮，来到院子里散步呢？

然而，那里确实有个人，卡蜜儿看见了。那人在马车后面走动，望着她所在的窗口。过了片刻，卡蜜儿感到恢复了勇气，便回身拿了蜡烛，手臂探到窗外，突然照亮院子，与此同时，她又投去半恐惧半威胁的目光。马车的暗影消失了。德·莫伯雷侯爵（正是他本人），看见自己完全暴露了，他的全部反应，就是一条腿跪到地下，双手合拢，以无比崇敬的姿态仰望着卡蜜儿。

二人就这样对视了片刻，卡蜜儿手擎烛光俯在窗口，侯爵则跪在她面前。罗密欧和朱丽叶只是在一天晚上化妆舞会上见的面，一见面就海誓山盟，并且信守誓言，假如这对情侣只有能用思想彼此诉说这种相同的、在上帝面前永恒的事

情，而天才的莎士比亚又要把他们的形象永久留在大地上，那么想一想他们头一种姿势、头一瞥眼神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
要由两三级梯登上一辆马车的顶层，每上一级就不得不停一下，看看是否应当继续攀登，这毫无疑问是可笑的。同样，一个穿着长丝袜和锦绣衣服的男子，从这辆车顶层跳到一扇窗户的窗沿儿上，也是不够雅观的。这一点毋庸置疑，除非是为了爱。

德·莫伯雷侯爵一进入卡蜜儿的房间，就恭恭敬敬地向她施礼，就好像在土伊勒里王宫见面一样。他若是能说话，也许会向卡蜜儿讲述，他如何逃脱了教师的监护前来的，如何买通一名仆人才到她窗下守夜，而当她离开歌剧院时，他又是如何跟踪而来，她的一瞥如何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，总之，他在这世间如何只爱她一人，也没有别的奢望，只求同她结成伴侣，共享幸福的生活。这番话全写在他嘴唇上，可是，卡蜜儿答礼向他鞠了一躬，就让他明白讲述这些根本没有必要，一旦他来了，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她了解不了解就无所谓了。

德·莫伯雷侯爵终于来到他所爱的人面前，尽管表现了极大的胆量，但是我们前面说，他这人还是纯朴而矜持的。他向卡蜜儿施过礼之后，就千方百计地要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，可是徒然，她根本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。侯爵看见桌上那块写着“卡蜜儿”名字的木板，便拿起粉笔，在这名字旁边写上他的名字：“皮埃尔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一个男低音的粗嗓门嚷道，“怎么就这样约会啦？先生，您是从哪儿钻进来的？您到这屋来干什么？”

这样叫嚷的正是吉罗外叔公，他穿着睡衣走进来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

“这事儿可真妙啊！”他继续嚷道。“天晓得我在睡觉，而您若是弄出了响动，至少不是用您的舌头。怎么还有这种人，干脆就登梯爬高上来？您想干什么？踏坏一辆车，什么都搞破，什么都损坏，还要干什么呢？败坏一个家庭的名誉！侮辱作践正经人家！……”

“嘿！这一位，我说话也听不见！”吉罗外叔公伤心地说道。这时，侯爵拿起一支铅笔，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样一封信：

“我爱卡蜜儿小姐，要娶她为妻，我有两万法郎的年金。您愿意把她嫁给我吗？”

吉罗外叔公不禁叹道：

“只有不说话的人，干起事来才这样痛快。”

他想了一下，又高声说道：

“对了，忘了这茬儿了，我只是她的外叔公，不是她父亲。还得请求她爸爸同意。”

九

要征求骑士同意这样一桩婚姻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倒不是因为不想为女儿好，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，他总要尽一切可能减轻女儿的不幸，可是眼下这件事情，却有一种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。要把一个身有严重残疾的姑娘，嫁给一个

天生就有同样残疾的人，这种结合如有什么结果，那很可能只会给人世增添不幸的成员。

骑士隐居在自己的庄园里，心情始终极度哀伤，继续过着孤寂的生活。德·阿尔西夫人葬在园子里，坟墓围了一圈垂柳，远远向过路人宣示她安息的简朴之地。骑士每天散步都走向这地点，在墓旁一连呆几小时，受痛悔忧伤的折磨，沉浸在能勾起他痛苦的所有往事的回忆中。

一天早晨，吉罗叔叔突然来了，正是在那里找到了他。老人撞见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第二天，就带着侄孙女离开巴黎，回到勒芒，将卡蜜儿安置在他自己家中等待他去斡旋的结果。

皮埃尔得知这次旅行，保证忠贞不渝，信守诺言。他早就父母双亡，成为家产的主人，动用只需征求监护人的意见，他的意志不必担心碰到任何障碍。而老人这方面，也愿意扮演调停人的角色，促成两个年轻人的婚姻，不过他觉得他们第一次相会实在奇怪，今后如无姑娘的父亲和公证人的同意，绝不能重演。

可以想见，骑士刚听吉罗叔叔说了几句，就惊诧到了极点。于是，老人向他讲述在歌剧院相遇的情景，那个幽会的奇特场面，以及更为离奇的求婚，骑士简直难以想像，会有这样的传奇故事，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，人家可是严肃认真对他谈的；他头脑里立刻产生我们预料得到的异议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对吉罗说道。“让两个同样不幸的孩子结合？我作为父亲，家里有这个可怜的孩子还不够吗？难道还要给她找一个类似的丈夫，增加我们的不幸吗？难道我就命里注定，身边只有为世人所鄙弃的人、所歧视和可怜的

对象吗？难道我就应当同聋哑人相伴一生，在他们可怕的沉默中间活到老，由他们的手给我合上眼睛吗？上帝知晓，我并不炫耀我的姓氏，但这总归是我父亲传给我的，难道我还要留给既不能签字、又讲不出来名的不幸者吗？”

“讲是讲不出来，”吉罗说道，“但是签字，那可得另说着。”

“签字！”骑士提高嗓门。“您丧失理智啦？”

“我明白着呢，这个青年会写字，”叔叔回敬道。“我可以向您作证，证明他甚至写得很好，很麻利，他的求婚书还在我兜里，老实说，挺合乎规矩的。”

老人说着，拿出字条给骑士看：德·莫伯雷侯爵写的字不多，但是的确十分简洁，又十分明白地表达了他的请求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父亲说道。“从什么时候起，聋哑人也拿起笔来？吉罗，您这是给我讲的什么故事？”

“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”吉罗说道，“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情。我的本意，不过是让卡蜜儿开开心，也和她一起瞧瞧单腿旋转是什么样子。这位小侯爵碰巧也在那儿，他手里肯定拿着一块青石板和一支铅笔，用得十分熟练。我同您一样，始终认为人一哑巴，就什么话也说不；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看来，如今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，适用于所有聋哑人，他们用来能相互理解，彼此完全可以交谈。据说发明者是位神甫，姓名我不记得了。至于我，您也完全了解，我一贯认为，一块青石板只配铺在房顶上；可是，那些巴黎人脑袋瓜儿可真灵！”

“您讲的，可是当真？”

“完全当真。这位小侯爵很富有，小伙子很英俊，他是贵

绅，人也很文雅，我可以为他打保票。请您想想一件事：您如何安置可怜的卡蜜儿呢？不错，她不能说话，可这也不是她的错。您让她今后怎么办呢？她不能总在家当姑娘呀！现在有一个男子爱她，如果您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他绝不会因为妻子舌头尖有毛病就厌恶；他通过自身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两个孩子能相互理解，不用叫喊就心领神会。小侯爵认字，也会写字，卡蜜儿也能学会，她学不见得比另一个费劲儿。您应当明白，如果我提议让您把女儿嫁给一个盲人，那您尽可刮我的鼻子；可是，我推荐的是个聋哑人，这总归是合乎情理的。您瞧，自从有了这丫头，十六年了，这始终是您的一块心病。您作为父亲，如果不能做出决策，那么还不是同所有人一样，怎么能解决呢？”

骑士听着吉罗叔叔这样讲，目光不时投向他妻子的坟墓，仿佛深长思之：

“让我女儿恢复思考能力，”他沉默许久才说道，“上帝允许吗？这事儿可能吗？”

这时，邻村的本堂神甫走进园子，是来庄园吃饭的。骑士心不在焉地同他打了声招呼，继而才猛地从沉思中醒来。

“神甫先生，”他问道，“您有时了解些消息，收到报纸。有个神父从事聋哑人教育，您听说过吗？”

不巧的是，所问的人是当时一个地道的乡村教士，人倒纯朴善良，但是非常无知，还相信这个世纪大量存在的、极为有害的各种偏见。

“我不知道老爷要说什么，”他答道（他把骑士尊为村子的老爷），“可能指的是德·勒佩神甫吧。”

“正是他，”吉罗叔叔说道，“这姓名别人对我说过，可我没记住。”

“对呀！”骑士说道，“应当怎么看呢？”

“我不能不懂装懂，”本堂神甫回答，“过分谨慎地谈论一件事。然而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根据我随便收到的一点情况，我有理由认为，德·勒佩先生虽然是个十分可敬的人，但是绝没有达到他所确定的目的。”

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吉罗叔叔问道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教士回答，“多么纯的动机，有时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。毫无疑问，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，那种努力可钦可佩，然而我完全有理由认为，像老爷所讲的，企图教聋哑人识字，完全是异想天开。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，”吉罗说道，“我看见了一个聋哑人写字。”

“我绝无同您唱反调的意思，”本堂神甫反驳道，“可是有些学识渊博的知名人士，我甚至可以引举巴黎医学院的一些博士，他们都断然地对我说，这种事情不可能。”

“亲眼看到的事情，没法儿说不可能，”老人不耐烦地又说道。“我兜里揣着这张字条，走了五十多法里，送给骑士，就在这儿，跟阳光一样清楚。”

老瓦匠师傅说着，又掏出字条，送到本堂神甫的眼皮底下。神甫五分惊讶，五分好奇，颠过来倒过去，高声念了好几遍字条，又还给吉罗叔叔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骑士仿佛置身于争论的局外，他继续默默地走来走去，心里越来越犹豫不决了。

“如果吉罗说的有道理，”他心中暗道，“我再拒绝，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，那差不多就等于犯罪。这个可怜的姑娘，我只给了她生命的表象，她生下来就沉入黑暗中，现在有了个机会，她可以同一个寻找她的人携起手来，虽然还走不出永远包围她的黑暗，但她终究可以梦想自己是幸福的。我凭什么权利阻拦她呢？她母亲若是活着，会怎么说呢？”

骑士的目光再次移向妻子的坟墓，接着，他抓住吉罗叔叔的手臂，拉他走开几步，低声对他说道：“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“好吧！”吉罗叔叔说道，“她在我家呢，我去接她，给您带来，我们一道来，这要不了多大工夫。”

“绝不要！”父亲回答，“我们共同努力使她幸福就行了；可是，再同她见面，我实在办不到。”

皮埃尔和卡蜜儿在巴黎小神父教堂结婚。证婚人只有家庭教师和外叔公。主持仪式的神父向他们讲了那套程式话；皮埃尔比较熟悉，知道什么时候点头表示同意，颇为顺利地完成了很难扮演的角色。卡蜜儿则干脆不去揣测，不想弄明白，只是看着她丈夫，见他点头也点头。

两个年轻人只是对视和相爱，可以说这就足够了。他们永远携起手来，走出教堂的时候，顶多说算是相互认识。侯爵宅邸相当大。卡蜜儿在宗教仪式之后，登上华丽的马车，而且看着这车子像孩子一样好奇。到了公馆，她也不胜惊奇：这些房间、这些马匹、这些仆人，都将属于她了，在她看来真是奇迹。按事先定好的，婚礼不事张扬，只摆了一桌简单的婚宴。

+

卡蜜儿做了母亲。一天，骑士正在园子里凄然地散步，接到一名仆人送来的一封信，字体出自一只陌生的手，看着似曾相识，又不得而知，有一种奇异的复杂感觉。信是卡蜜儿写来的，内容如下：

父亲啊！我会说话了，但不是用嘴，而是用我的手。我的可怜的嘴唇始终闭合，然而我还是会说话了。我的老师教会我给您写信了。教授我的人，也正是培育他的人，因为您知道，从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同我一样。我学习起来非常吃力。首先教的是用手势说话，接着又教书写符号。有各种各样符号，表达害怕、气愤，表达什么的都有。全学会要用很长时间，要掌握组成词语的方法时间就更长了，因为这些符号全不是一码事；不过，您也看到了，我终于还是掌握了。德·勒佩神甫那人非常和善，公教要理会的瓦南神父也一样。

我有个孩子，长得非常好看；在了解他会不会像我们这样之前，我还没敢告诉您。然而我忍不住，能给您写信太高兴了，尽管我们现在很为难，您想像得出，我和我丈夫都听不见，因而特别不安。保

姆倒是听得见，但是我们怕她弄错了；就这样，我们万分焦急地等待，要看看孩子的嘴唇会不会张开，会不会翕动并发出有听说能力的人那种声响。您可以想见，我们也请过医生，询问两个不幸者的孩子，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又聋又哑；他们回答说这很可能，但是我们还不敢相信。

您想一想，好长时间以来，我们多么担心看着这可怜的孩子，看见他张开小嘴，却又难以确定他是否发声了。父亲，请您相信，我非常想念我母亲，知道她当初一定像我这样担心。您非常爱她，如同我现在爱自己的孩子；可是我对您来说，仅仅是一个伤心的根源。如今我会看书写字了，就更理解我母亲该有多么痛苦。

亲爱的父亲，您对我如果真的特别好，那就来巴黎看看我们吧，女儿会非常高兴和感激的。

卡蜜儿敬上

骑士看了这封信，还久久不决。起初，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敢相信这是卡蜜儿亲手写的，然而，总不能不顾明摆着的事实。他怎么办呢？他若是向女儿让步，真的前往巴黎；就有可能再碰到痛苦的事，从而唤起原先痛苦的全部记忆。那孩子，他固然不认识，但毕竟是他女儿的儿子，一旦见了，就可能勾引起过去的伤心事。卡蜜儿能使他想起赛茜儿，不过，这样想的同时，他也不由自主担心，和等待孩子说句话的年轻母亲一样。

“必须去一趟，”吉罗叔叔回答骑士的询问。“这婚姻是我促成的，我认为是美满长久的婚姻。您想让您的骨肉生活在痛苦中吗？我这不是责怪呀，当初您丢下妻子离开舞会，结果她落水身亡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这小女儿您还要置之不管吗？您认为悲伤就是一切吗，人生在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啦？她请求您去，我们就动身吧。我同您一道前往；但我只有一点遗憾，就是她没有同时招呼我去。我的家门一直为她敞开，她没有敲我的门可不好。”

“他说得对，”骑士心中暗道。“我无端残忍地给世上最好的女人造成痛苦、本来可以避免却让她死于非命。如果说我要受到惩罚，亲眼看着女儿不幸的景象，我也不能抱怨；不管这景象多么惨不忍睹，我也应当面对，不能回避。这种惩罚是我应得的。让女儿来惩罚我抛弃了她母亲吧！我要去巴黎，要去看那孩子。我已经遗弃了我所爱的人，又远远避开不幸；现在，我要怀着心酸的乐趣，去观赏这不幸。”

骑士和吉罗叔叔到达圣日耳曼区，走进颇有气派的公馆，在中二层一间镶木护壁的美丽小客厅里，见到了这对年轻夫妇。一张桌子上放着图画、书籍、版画。丈夫在看书，妻子在刺绣，孩子在地毯上玩耍。

侯爵站起身。卡蜜儿跑过去，父亲深情地拥抱她，禁不住流下几滴眼泪。接着，骑士的目光便移向孩子。他一看到这孩子，又将继承他遗留下来的不幸的人，从前由卡蜜儿的残疾所引起的恐惧感，忽又占据了他的心，就在母亲把孩子递给他时，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。

“又是一个哑巴！”他高声说道。

卡蜜儿抱着儿子，她虽然听不见，但是明白了。她轻轻地把孩子举到骑士面前，用手指轻轻拂弄小嘴唇，似乎引逗孩子说话。求了好几分钟，孩子才终于相当清晰说出母亲事先让人教他的两个词：

“你好，爸爸。”

“您看到了吧，上帝总是宽恕一切的。”吉罗叔叔说道。

1847 年